



纪念程子华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目 录

痛悼老战友程子华同志	宋任穷 (1)
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	
刘华清 郭述申 刘 震 王诚汉 陈先瑞 张池明 (4)	
怀念程子华同志	王 平 (12)
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	
——怀念程子华同志	伍修权 (16)
永远怀念老战友程子华同志	刘澜涛 (22)
程子华同志战斗在冀察热辽	
..... 黄火青 李运昌 赵毅敏 刘道生 段苏权 王国权 (26)	
子夜送君行	
——怀念程子华同志	吕正操 (37)
我与子华的革命情谊	郭洪涛 (42)
程子华同志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 段 云 陈安玉 原 星 黄 涛 (45)	
哲人归大夜 千古传圭璋	
——忆良师益友程子华同志	旷伏兆 (57)
程子华军事思想记述	冯骥梧 (61)
亲切的教诲 无限的怀念	
——回忆与子华同志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	李 克 (66)
程政委在冀中	卓 雄 李 方 (90)
子华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史立德 (106)
程子华同志对平原游击战争的贡献	刘秉彦 (116)

缅怀我们的好政委程子华同志

..... 高存信 原 星 李 健 (123)

怀念程子华政委对我们的关怀和教导

..... 李之璉 王 炎执笔 (131)

我心目中的程子华同志 韩 辰 (145)

难忘的教诲

——回忆程子华政委的一次讲话 张文亮 (150)

沉痛悼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

..... 詹才芳 李中权 袁 渊 肖全夫 (154)

痛悼程子华同志 莫文骅 (157)

怀念程子华同志 强晓初 (161)

解放战争中的程司令员

..... 杨卫群 周哲明 池 龙 齐 速 (166)

良将一策百万兵 江民凤 (173)

亲切的教导 深切的怀念

——忆敬爱的老首长程子华同志 李 咏 (177)

新中国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开拓者

——回忆程子华同志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片断

..... 潘 遥 (185)

学习程子华同志的好学、求是、勤奋的工作作风

..... 燕国堂 (212)

一切从实际出发

——忆程子华同志 胡克新 (221)

在首长身边的日子里 单兰山 (226)

实事求是的楷模 深入实际的典范

——忆三线建设中的子华同志 陈璞如 (231)

深切悼念尊敬的程子华同志 任 超 (238)

悼程子华同志 程 容 (245)

坚持真理 不屈不挠

- 程老在“文革”中 董发智 (246)
- 忆程老 蔡成钧 (250)

金缕曲

- 痛悼程子华同志逝世 熊 复 (254)
- 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并没有过时

- 回忆程子华同志促成出版《全俄电气化》中
译本的事迹 于光远 (256)

回忆程子华同志重建与发展民政工作的业绩

- 王国权 张 凯 张邦英 史怀璧 卓 雄 (262)
- 功垂青史 风范勉人

- 深切怀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 章 明 (268)
- 豁达大度见精神

- 怀念敬爱的程老子华
..... 白 桦 姜为民 袁兴永 (272)

我心目中的丰碑

- 程老印象记 卢振国 (277)
- 难忘的关怀和教诲 姜为民 (287)

危难之中见真情

- 怀念敬爱的程老 王敏清 (295)
- 怀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 李伯宁 (296)

继遗愿同心戮力 促统一矢志不渝

- 沉痛悼念程子华同志 黄埔军校同学会 (301)
- 悼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 程 元 (304)

- 子华同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宋瑞珂 (309)

悠悠黄埔魂 绵绵连心桥

- 深切怀念老首长程子华同志 孙 儒 (311)
- 悼程子华同志 李俊侔 (319)

春蚕到死丝方尽

——追忆程子华同志临终前对青少年的关怀

……团中央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办公室全体同志 (321)

程子华同志与中国足球运动 年维泗 (323)

高尚的品德 博大的胸怀

——深切怀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 袁兴永 (328)

深切的思念

——忆程子华同志 张 惠 (332)

忆爸爸 彬彬 冀民 爽爽 海峰 海燕 (339)

附：程子华同志生平 (344)

李先念等老同志深切悼念程子华同志 (350)

程子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351)

唁电摘登 (353)

程子华过大荆 (358)

谷子沟里来红军 (359)

后 记 (361)

痛悼老战友程子华同志

宋 任 穷

3月30日下午，我去探望病中的子华同志。子华的夫人张惠同志告诉我，程老3天前因早期肺炎住进医院，再次并发心肌梗塞，病情危急，医院正尽全力抢救。我听后至为不安，默默地企盼子华能够闯过这一险关，早日康复。不幸，当天晚上子华竟溘然长逝。子华是一位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功勋卓著，品德高尚，是我将近60年的老战友。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猝亡，令我痛惜不已、夜不能眠。

子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之后参加保卫我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陆丰的战斗。1929年底，子华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大冶兵暴，当时党中央的刊物称誉这次兵暴为“模范兵变第一声”，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特授予子华二等红星奖章。1932年初，我和子华初次共事。此时，我们一起被派到宁都暴动后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团、师的领导职务。1933年，子华任红五军团主力师十四师师长，我任另一主力师十三师的政委。我们并肩作战，共同参加了第4次和第5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子华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进行长征，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到达陕北后，子华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军时期，子华参加和领导了许多重要战斗，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是我军一

位屡建战功的著名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子华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同黄敬、吕正操等同志一起，领导冀中广大军民，为创建冀中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1944年，总政治部曾赞誉“冀中在人民武装的建设上，在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之开展上，曾经获得了伟大的建树，成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成为敌后平原抗日斗争的一面光荣旗帜”。当时，我在与冀中毗邻的冀南根据地。冀中的斗争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1940年底，子华和我奉命统一指挥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的部队，向不断制造磨擦、暗中勾结日寇、残害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政权的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部进行讨伐。子华认真贯彻执行129师关于讨逆战斗的一系列指示，机智果敢地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沉重打击了顽军，取得了讨伐石友三斗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子华担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担任北京警备司令兼政委。1949年4月，子华率四野十三兵团南下，解放安阳和新乡等地。

不久，中央决定调子华到地方工作。他是解放后首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省政府主席。1950年10月以后他调到中央，先后担任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民政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子华是我国经济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作风深入细致、朴实无华，善于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子华退到二线之后，仍继续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了很多力所能及

的工作。

60多年来，子华对党和人民耿耿忠心，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整个革命生涯中，他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工作尽心尽职，兢兢业业，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他严以律己，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对待同志谦逊诚恳，宽厚大度。他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他尊重同志，善于团结同志，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能与大家很好地合作共事。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以及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子华在他的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不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能够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是值得自豪和自慰的。”子华以他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愿以子华的这句话与大家共勉，并以此作为对子华的纪念。

（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4月11日）

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

刘华清 郭述申 刘 震 王诚汉 陈先瑞 张池明

惊悉程子华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我们红 25 军战史编委会几位老同志，都感到突然和意外。3 月 14 日，子华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出席黄埔同学会理事会议，30 日便与世长辞，使人深感痛惜。

子华同志的逝世，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先后到子华同志灵堂前哀悼，并参加了向子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我们这些随同他一起从长征中走过来的幸存者，追思往昔斗争岁月，怀念我们党的一代元戎，怀念与我们生死与共的老领导，以无限深情凝就这篇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

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军长，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大革命时期，他投笔从戎，受党组织的派遣，考取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从此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戎马生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成功地领导了大冶兵暴，壮大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他随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央红军担任过团长、师长、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 年 6 月，党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当时，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与他谈话，分析了斗争形势，讲明了鄂豫皖苏区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决定红 25 军

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他很快离开瑞金，经由潮州、汕头等地，抵达上海。接着，就在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的护送下，由上海乘船到汉口，又由汉口搭火车到柳林车站，一路上历尽艰险，于是年8月28日抵达鄂豫皖苏区的罗山县卡房（今属新县），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见了面。

当时，鄂豫皖苏区正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中，国民党军以16个师又4个旅的重兵，加紧实行划区“清剿”，同时又以16个团组成“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跟踪追击红25军。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几个小块，人力物力都濒于枯竭，群众遭受屠杀，不少地方变成了无人区。子华同志到达鄂东北时，省委已率领红25军转战到了皖西北，一时难以见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首次向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郑位三很快派人去皖西北给省委送信，建议省委速率红25军返回鄂东北，商讨今后行动大计。在等待部队返回的日子里，程子华、郑位三以及程坦、刘华清同志经常在一起交谈。子华同志说，我们可以到伏牛山去，蒋介石与那里的矛盾很深，当地的地理条件也比较好。土匪能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去那里建立根据地？省委接到信后，即率红25军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兼程转战到鄂东北。11月11日晚，省委连夜在光山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曾对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精神和程子华传达周副主席的指示，认真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当机决定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决定，使红25军摆脱了敌人重兵“围剿”下的极端艰难的处境，胜利地进行了长征，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省委在此以前也曾作过多次讨论，只是因为不了解苏区外面的情况，而不敢轻易远离根据地，仅在根据

地边沿地带做恢复老区、创建新区的工作，但收效甚微，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危局。子华同志的到来，及时传达周副主席的指示和他对根据地形势的分析，对于省委决定红 25 军实行战略转移，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功绩，是红 25 军许多老同志一致公认的。

省委根据当时担任红 25 军军长徐海东的建议，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 25 军军长。子华同志对省委如此尊重党中央派来的干部，并委以重任，深感不安。郑位三在向他转达省委这一决定时，他说：周副主席要我来作参谋长，我就作参谋长，不当军长。但省委决定仍由程子华担任红 25 军军长，吴焕先仍任军政治委员，徐海东改任副军长。他们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率领红 25 军不足 3000 人的兵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二

长征入陕途中，部队先头和后卫都不时遇到敌军的堵截或追击。当时子华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全面熟悉部队，部队行动多由徐海东和吴焕先指挥。他凭着随身携带的一本袖珍地图，以及所掌握的情况，随时随地与其他领导共同分析研究敌情，选择前进路线，使部队一次次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由于各路敌军围追而至，一时难以立足，省委果断决定转向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根据地。这时，子华同志向部队作了进入伏牛山区的政治动员。他给指战员们讲敌情，讲伏牛山区的地理条件，讲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现在必须绕过平原地带，抓紧时机夺路北上，才能实现建立新区的战略任务。部队由泌阳、方城以东转战北上，从独树镇一场生死存亡的恶战中，使他完全了解和熟悉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对吴焕先、徐海东的临战指挥表示赞赏和敬佩。长征入陕后的第一仗，他跟吴焕先、徐海东同志一起，亲临前沿指挥部队，一举攻占九泉山高地，取得歼敌一个营的胜利，使部队顺利进入陕西境内。

1934年12月10日，省委在庾家河举行会议，考虑到既难以在桐柏山和伏牛山建立根据地，便决定以陕东南为中心，抓紧创建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就在这时，原在卢氏朱阳关布防堵截我军入陕的敌第60师，突然由鸡头关向我奔袭，于是在庾家河我与敌展开一场激战。战斗打响后，子华同志和徐海东、吴焕先一起，带领部队抢占山头阵地，指挥部队向敌人奋勇反击。激战中，徐海东负了重伤。当子华同志迎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正在前沿阵地上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双手，把望远镜也打落在地。这是他戎马生涯中第三次负伤。因为伤了动脉血管，流血过多，手腕骨也有破裂，伤势比以往两次都重。从此他就落下一双伤残的手。直到逝世，他仍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名誉主席，受到人们的尊敬。

子华同志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当时生活很苦，部队行军作战十分频繁。他躺在担架上，自己连身子也翻不过。因流血过多，最初的两三个月，昏昏迷迷不省人事，身体瘦得皮包骨，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伤势稍许好转，仍然离不开担架，平时连穿衣吃饭及大小便也无法自理。不仅不能指挥部队作战，连省委召开的会议也无法参加。对此，他怀有一种负疚感，觉得自己整天躺担架，还得派人保护，给部队拖累很大。因为伤口老是出血化脓，疼痛难忍，他便向军医院院长钱信忠提出，为他进行截肢。钱信忠没有答应，而是千方百计地控制伤口炎症，采取扩创消毒和夹板固定的办法治疗，最后总算保住了他的双手。

尽管如此，子华同志总是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刻想着部队，想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1935年5月，省委在郧西地区开会，研究反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他因伤重未能参加会议，便向省委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介绍了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几次反“围剿”胜利的作战方法，提出“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意图。

这对省委制定反“围剿”作战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子华同志还向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介绍中央苏区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程坦和刘华清同志将其内容逐条编成歌曲，印成歌页，发给每个连队教唱。许多老同志回忆说：“这首歌，我们在长征中走一路唱一路，对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确实管用。”这就是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十分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子华同志因伤在工作中不能动手，只能动口。当时军司令部参谋工作很不健全，每在决定部队行动任务之后，他对部队的行军、宿营、布置警戒以及各种注意事项，总是很具体地跟参谋人员或秘书口述指示，让他们写成书面命令或通知，下达部队执行。有时，子华同志了解到部队中的某些问题，就主动找来当事人谈话，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对问题妥善地予以解决，为其他领导同志分忧解难。西征北上途中，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全军指战员思想情绪有些低落。子华同志心里也十分悲痛。更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他曾不止一次地安慰指战员们说：“我们要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全军上下拧成一股劲，为实现焕先同志遗愿，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英勇奋斗！”他还说，“就是天塌了下来，还有徐海东同志指挥！”这对当时鼓舞斗志起到很大的作用。

部队在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省委于9月7日在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由子华同志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子华同志当即对部队进行了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指战员认真整理军容，遵守纪律，讲究礼节，注意团结，虚心向兄弟的陕北红军学习。全军指战员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胜利地进入陕北苏区。

三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18日，部队与红26军、红27军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并合

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直到这时，子华同志才有机会住院治疗，由钱信忠为他做了手术。这时部队准备在劳山地区作战，尽管他留在永坪镇养伤，仍参与了劳山战役的组织部署工作。

劳山战役后，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就躺在担架上赶到前线，传达中共陕甘晋省委有关作战方针的意见。此后他参加指挥了攻克榆林桥的战斗。这次战斗，俘敌东北军第619团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战后，子华同志亲自找高福源谈话，向他讲明红军的俘虏政策，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让其留在红军中从事军事教学工作。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步兵科的高才生，后来又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曾编写过一本《步枪射击操典教范》。经过子华同志说服教育，他表示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后来，党中央把高福源派回东北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对促进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子华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特别振奋，当即派出一个骑兵班送信，前去同中央红军接头联系。当中央红军抵达甘泉县下寺湾时，子华同志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要来道佐铺看望红15军团指战员，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着急。因为军团长徐海东当时正在前线指挥部队攻打敌人的据点张村驿，离道佐铺有100多里。子华同志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商量后，即派骑兵通信员送信给徐海东，通知其迅速赶回道佐铺。当海东同志飞马赶回军团部时，正好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来到了道佐铺，随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同志。这是海东同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彭司令员。当子华、海东同志汇报了红25军的长征及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15军团的经过，以及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情况后，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并就当时的敌我态势作

了重要指示和部署。子华同志让军团政治部迅速把这些指示精神传达到部队，指战员们听后激动地高呼口号：“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从此，红15军团就在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行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这一时期，子华同志仍任红15军团政治委员，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委员。1936年，他和徐海东同志一起，率部参加了红军东征、西征战役。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们又奉命率部由陇东经关中南下陕南商州，协同友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这时，子华、海东又跟郑位三、陈先瑞同志领导的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红74师，胜利地会合在一起。久别重逢，他们都十分高兴，特意在商州城内合影留念。

程子华同志在红军的这段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过详尽的叙述。可他只是如实地叙述史实，以大量笔墨写党的领导和决策，写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精神，很少提及自己的作用。即便谈到自己的某些作为，也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也正是他的高尚情操的表现。他认为，“在一生中，不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能够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是值得自豪和自慰的”。子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值得自豪和自慰的。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尽千难万险，饱经伤病折磨，始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子华同志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功高不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公道正派，敢讲真话；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他的这种革

命精神、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安息吧！我们红 25 军的军长——程子华同志！你的革命业绩将永垂青史！

（原载《解放军报》1991 年 4 月 14 日）

怀念程子华同志

王 平

程子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一直很怀念他，总想写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

回忆起来，我和子华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历史上我们认识很早，我很尊重他，我们之间是有着深厚感情的。1929年底，子华同志领导大冶兵暴后，把部队带到了离我家20余里的地方。我是湖北阳新人，那时已在本乡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得知大冶兵暴部队改编为红军，我参加了慰问团，去慰问这支走上革命道路的起义部队。子华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给我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原来老百姓对旧军队是害怕的，可看到子华同志一点架子也没有，同印象中的旧军官完全不同，因为他是共产党人。子华同志招待我们吃了饭，因为情况紧张，吃过饭后就走了。

子华同志领导的这支部队编到由何长工、李灿同志率领的红五军五纵队，是红五纵队的第二支队，子华同志当支队长。以后这支部队就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一带活动，为保卫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听说攻打江西庐山下的瑞昌城，敌人筑起坚固的工事，我军经过开阔地稻田攻城时，子华同志负了伤。瑞昌是江西省的一个县，距我家乡阳新100多里。

1931年4月，子华同志在上海养伤后回到了江西，先是在红35军任团长，红35军改为独立师后任师长，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我已于1930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到了江西。打莲塘